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九十二回 振寺規夜襲淫穢廟

好漢陳大勇，隔窗瞧見了和尚姣女，還有兇犯半邊俏，鬧得實在難言，就像公狗見了母狗走身子一樣。好漢大怒，剛要進門動手，復又想我：「且住，他們人多，武藝扎手；再者，三人同來，不叫他們，如何使得？饒省了他們勁，還叫他們挑眼，說我不招呼他們了。等我出去，將他二人叫進來。」好漢想罷，往外面去，不表。且說朱文、王明二人，自江寧府一處當差，二人俚戲。王明眼望朱文，說：「朱二哥，陳頭兒進神湊子去了，這麼半天了，別是花班神湊子器兒內有果，是頭花班賒果，拿到陳頭兒榔兒哩罷？」朱文說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陳爺是那樣子人呀？」

王明說：「朱二哥，如今年成的人，拿得住舵嗎？我也上去瞧瞧我才放心呢。」朱文說：「你忒透了！」王明說：「朱二哥，你聽過夏迎春私探昭陽正院，齊宣王蹲在地上，夏迎春腳登宣王肩膀上去，私探的這段書？」朱文說：「我倒聽過。你今要學夏迎春，可要登好著，別掉下來，把屁股跌出兩道口子來！」王明說：「怎麼兩道口子呢？」朱文說：「你個要學夏迎春，迎春前頭不長了道口子呢？你今要掉下來，前頭也跌出一道口子來！」王明聞聽，說：「那可就難為了我朱文咧！好的，有你的，樂了我了。我是個臊子，學完了夏迎春了！蹲下罷，我把你這個皇會上的柱子，木頭板子碎損，當間加杉篙——心裡不老實的空筒子日的！」朱文說：「好桂兒，呸起來！」王明說：「莫呸，要呸，你就是個齊二寡婦的小叔子咧！蹲下罷。」朱文剛然蹲下，王明才要登肩上牆，忽聽牆上「吃嘍」的一聲，王明連忙站住。

王明一見忙站住，忽見牆上跳一人，低聲他就春著咽：「川丁合子聞我喜，神湊子窰兒把哈到，花班戎孫窰兒內存。還有月丁是賒果，窰兒裡搬山飲劉伶。內有流丁羊蹄宛，大家攢兒中動色心。你我快把撥眼入，亮出青子好拿人。」二人聞聽將頭點，王明他，眼望朱文把話云：「你我快把山門進，幫著陳爺好拿人。」朱文邁步山門去，王明轉步隨後跟。千總王彪身在外，手拿腰刀把山門。三十名官兵圍四面，撓鉤套索要拿人。不言眾人安排定，再把大勇表一番。

列公，方才陳大勇上牆，眼望王明弔坎，說市語。古時坎兒最貴，非離了真正江湖，才會弔市語。再不然就是外州府縣，公衙中爺們會坎兒，差不多的都不會弔坎。哪像如今乾隆年間，人伶俐了，坎也賤咧。如今，差不多都會了。旗下老爺們下了班，撞見朋友了，這個「阿哥，那客？我才下班，阿哥喝酒客罷！」「好兄弟，我才搬了山了。」那位又說：「阿哥，臉上一團怒色。」這位說：「兄弟不知道，了不得！好發什昏窪布魯，他攢裡真是尖剛兒！罷了！我們再說罷，兄弟請罷！」「阿哥也不候兄弟咬葉了。」列位，這位讓喝酒，他說「搬了山了」，是喝了酒了；又問這位臉帶怒色，他說「好發什昏」，是滿洲話活該的人；「窪布魯」是罷話；又說「攢裡真是尖剛兒」，這句又是坎兒，這是那人心裡厲害；「不候咬葉」，咬葉是喝茶，這叫作滿洲話帶坎兒。為甚麼愚下說坎兒賤了呢？就是頭裡陳大勇和王明打市語，待愚下破說明白。諸公知者的，聽之爽神；不知者的，說出滿嘴會多的。待在下說破，眾位不知是什麼好。

王明他說「神湊子窪兒裡的花班」，這是廟裡房的和尚；又說「戎孫戎孫月丁」，是兩個賊；「果」是婦人；「賒果」是養漢奶奶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王明、朱文二人，聞聽點頭，邁步逕奔山門。表過山門是馮吉虛掩，三人推門而入。大勇前邊引路，不多一時，來到後院。這時天有三更，僧俗帶酒，男女貪著淫欲，一齊脫衣而睡，將燈吹滅，大家作樂。這廟門中唯有楊四巴汗病才好，二更以後，就告辭，手拄竹杖，回後邊玉皇閣上睡去了，圖的是清靜。馮吉見無有二更，躲在廚房喝酒聽信，不表。

且說三家好漢擋住房門，各拿兵器，一聲喊叫，說：「兇手禿驢！你二人出來，快快受傳！」半邊俏蕭老兒、四和尚二人並無睡，睜眼聽一聲喊，說「凶僧凶徒出去受傳」，半邊俏一骨碌爬將起來，說聲「不好！快些出來！」和尚忙了。表過僧人不會武藝，就只會幫嫖幫賭；他也急了，伸手亂摸，燈又滅了，房內發黑，和尚著急。

四和尚嚇得魂都掉，赤條精光找衣巾。伸手牀上摸一遍，摸不著衣褲汗渾身。拿著那，九姐兒小衣頭上套，他把件大紅衣衫穿在身。唬得他身子站不住，連忙滾在地埃塵。一趴趴炕洞下，腿肚朝前轉了筋。口中只把佛來念，「救苦救難觀世音！」復又口內宣佛號，「嗎呢呼來嗎呢呼」

真笑人！「暗中神佛佑弟子，自此後，和尚天天把香焚。」

和尚若要有假話，神叫我，只變驢來不變人！」說著說著地下躺，僧人聞聽嚇冒魂。腹內暗著說「不好！」他只當，拿他二人走進門。只見他，咕容咕容爬不起，那人登時到來臨。和尚仔細留神看，原來是，九姑娘爬在一處存身。

也是上下精光無條線，口內低聲說「嚇死人！」僧人這才心放下，低低聲兒把話云。

和尚只當是拿他們三人，正然害怕，則見那人也是爬呢！

爬到跟前，原來是一秤金。和尚一見，說：「嚇死我了，我的親媽！做什麼來了？」一秤金說：「人家要臨門進彩拿人，你又沒了影兒，我們魂都嚇冒了！七妹妹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；蕭老叔，奴瞧見他把後窗戶櫺子，不知道怎麼弄下兩根，他一出溜沒了影兒了。剩下我咧！奴不藏躲，那還了得？嚇死我了！」

好祖宗，你閃閃炕洞門，奴也去躲躲兒。」和尚聞言，將臉一仰，說：「你爬進來罷。」九姑娘答應，連忙往裡就爬。地兒最窄，剛夠一個人的空兒，九姐兒進了半截，就爬不進去了，口內說：「你閃閃，奴進不去了！」和尚連忙仰巴腳兒躺在炕洞門口，一秤金從和尚身上一爬，剛爬兩步，炕洞門上有一塊磚尖，將一秤金的腰一頂，一秤金疼痛。四和尚說：「別嚷呢，看人聽見！好心肝。」一秤金說：「心肝？明兒還是大腸呢！我把你這個不要臉的白三禿子日的罷！」便趴在和尚身上，不表。

且說炕洞僧姣女，再將半邊俏表一程。忽聽門外有人喊，叫他受傳莫消停。飛賊就知事情犯，有人拿他到公庭。連忙爬起不怠慢，穿褲登鞋，汗衫拿來穿在身。襖包煞得實在緊；單刀拿來手中擎。轉身來到後窗站，忙用手，窗戶櫺子搬兩根。側身一縱縱出去，好蕭老兒，飛身出房站住身形，閃目留神往下看，但則見，三個人站在地流平。又聽一人高聲叫：叫聲「賊快些出來莫消停！你不出來不中用，想保殘生萬不能！」

大勇說：「凶徒！快些出來罷，裝會子烏龜，縮回脖子，也是不中用呀！別等著我們拿尿澆，澆出來，就漏著丟了！」又說：「凶徒！你不出來，我就放火燒咧！凶徒快滾出來罷！你要不出來，就是婊子的兒子——小癩頭蛋了！」又見旁有二人，也冒，說：「房內的臊老婆不算，和尚和賊三個人，都不滾出來！」半邊俏蕭老兒站在房簷，往下觀瞧，聽看得真切，只聽三人大罵。飛賊說：「這兩個是嚇唬吃食的。可恨那人堵門而冒，我有心下去給他一刀，他要是條好漢，豈不可惜？我如今且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厲害！」想罷，蕭老兒將房上的瓦掀起幾塊，拿在手內，蹲在房簷之上，將手一揚，把一疊瓦照著大勇的後心打將下來。「吧」一聲，瓦打在後心之上。大勇不防，往前一撲，幾乎跌倒。心內吃驚，說聲「不好！」扭頭觀看。

大勇著忙回頭看，天無月色看不清。王明、朱文一齊問：「怎麼了？陳爺身上响一聲！」大勇說：「何處瓦來打？必有埋伏在房中！」三人言詞還未盡，忽聽房上喊一聲，大叫：「三人休乍廟！這個個本事想要把刀擎？方才瓦是老太爺打，不過先把你驚一驚！我有心身後將你命來要，怕你也是一英雄。老太爺最愛英雄漢，故此暫且我留情。等我下去咱動手，你們要保殘生萬不能！」